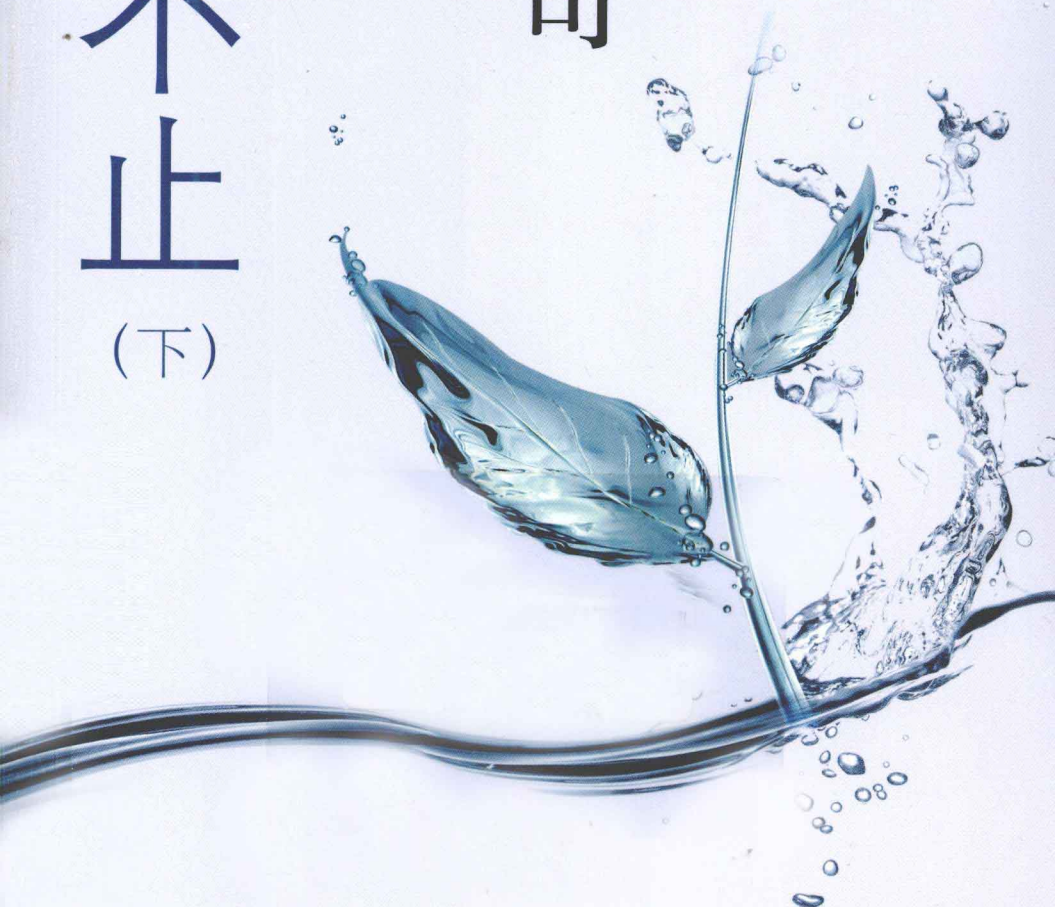




島田庄司
Soji Shimada

涙流れるままに

泪流不止
(下)



泪流不止（下）

（日）岛田庄司 著
袁斌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泪流不止: 全2册 / (日) 岛田庄司著; 袁斌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2.3

ISBN 978-7-5133-0516-7

I. ①泪… II. ①岛… ②袁…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74188号

Namida Nagareru Mamani

Copyright © 1999 by Soji Shimada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2 by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bunsha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obunsha Co., LTD.

through Nishikawa Communications Co., LTD.



泪流不止

(日) 岛田庄司 著; 袁斌 译

责任编辑: 赵笑笑

策划统筹: 褚 盟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严 冬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 本: 910×1230 1/32

印 张: 27.875

字 数: 530千字

版 次: 2012年3月第一版 2012年3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0516-7

定 价: 58.00元(全两册)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目 录

1	第五章 陌生的媳妇
103	第六章 柿子树下
248	第七章 铁窗内外
344	第八章 再会
438	终章
448	后记——岛田庄司谈《泪流不止》

第五章 陌生的娼妇

1

吉敷大吃一惊，半晌说不出话来。这一瞬间所感受到的，除了因缘、巧合这类以外，还有一种莫名的不祥预感。

“怎么了？”据井问道。

“没什么。您是否知道藤仓一郎、次郎兄弟俩眼下的情况？”吉敷说道。

“不太清楚。”

果然还没调查过，吉敷心中暗自寻思，不知藤仓兄弟眼下被收监关押的事，是否会对恩田案件产生什么有利影响？

然而，这出人意料的情况对恩田幸吉而言，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好处。藤仓兄弟如今正在接受钏路广里事件的审讯，兄弟二人均被收监。在这种状态下，他们是不可能供出有关恩田事件的实情的。不过他们或许对警方和检察官怀恨在心，如果幼年时的那番目击

证词是他们在陷入不利局面时受警察和检察官胁迫才供出的话，此时翻供应该正是兄弟二人求之不得的。另外，虽然事情因人而异，可大可小，但一旦在法庭上推翻之前的证词，就有犯下伪证罪的危险。

“怎么回事？”据井问道。

“他们是另一起发生在钏路的案件的被告，眼下正被收监关押在札幌的拘留所里。案子正在控诉审讯中。”

“兄弟俩一块儿吗？”

“是的。”

“钏路广里，那是件——”

“是件死刑案。”

“谋杀吗？”

“是的。”

“同为主犯吗？”

“是的。”

“主谋是谁？”

“是哥哥。”

“杀的什么人？”

“各自的妻子。”

“把妻子……那，一审判决是怎样的？”

“一郎死刑，次郎无期。”

“死刑……”

据井似乎大受打击，那表情仿佛在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孩提时代曾经目击过凶杀现场的人，成年后自己被判处死刑。仿佛中了恩田的诅咒一样，是因果报应吗？

“钏路广里，记得以前似乎听说过。哦，是这么一回事啊……钏路广里和恩田……倒也算得上有缘啊。这两件案子之间是否存在什么联系呢？”

吉敷也正在考虑这一点。当然了，吉敷的担心是通过通子想到的。当钏路广里事件中的藤仓兄弟的名字出现时，吉敷便有一阵强烈的不祥预感。这件事，莫不会和通子有关吧——

“不过，我觉得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老天爷对谁都不会亏欠的。”据井开口说道，“恩田之所以会成为死刑犯，其中也有这对藤仓兄弟作伪证的原因。昭和四十七年（一九七二年），两人出庭作证时都已成年。如今老天爷来核对账目了，一个死刑一个无期啊……他们两个人是否有蒙冤的可能呢？”

“他们两人是不可能蒙冤的。”吉敷断言道。这种事根本不可能。

“不管怎样，现在已经查明他们两人身在何处。只要到札幌的拘留所走上一遭，就能见到他们二人了。可是，他们俩如今是否愿意出庭作证，讲述当时的事实呢？”

“这一点我也不敢肯定，但可能性至少比峰胁大。在这里我必须提醒你，最好不要提起我的名字，因为之前逮捕他们俩的人就是我。”吉敷说道。

“哦，原来如此。”说着，据井点了点头。

吉敷心里其实是在顾虑通子的事。通子幼年时曾因过失杀害了藤仓三兄弟中的老三。他们以此要挟，将通子卷入到钏路广里的案件当中。那件事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记得通子说是在小学二年级的夏天，昭和三十三年。恩田的案子比通子过失杀人还要早上两年，这两件案子之间应该没有什么联系。

然而，通子还说过因自己的过失使藤仓中毒时，他的两个哥哥

也在场，只有藤仓姐弟中年纪最大的大姐不在。如此一来，藤仓家的一郎、次郎既是恩田事件的第一发现者，同时还目睹了通子的过失杀人。这的确让人觉得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他们曾经亲眼目睹两起死亡事件，最后自己也犯下杀人的罪行。在吉敷的刑警生涯中，也曾经遇到过这种总与他人之死有因缘瓜葛的人。说得直截了当一些，通子便是其中一例。

不管怎么说，吉敷最担心的，还是通子与恩田事件是否有关联。如果这件事也是藤仓兄弟要挟通子的理由，那就再糟糕不过了。不过这种事估计不大可能，昭和三十三年，通子还只有六岁。就算那时她已经和藤仓兄弟有所往来，但以她当时的年龄来看，应该不会跑到姬安岳里去玩。

然而这一切都只是猜想，是种希冀。事情的真相，只能靠当面询问才能得知。

“据井律师，你要去札幌一趟吗？”吉敷问道，心中早已有了去走上一遭的想法。

“这个嘛……”据井想了想说，“我会考虑一下的。”

“是最好能把目击证词完全推翻吗？”

“话虽如此，但就算他们说了实话，我们这边也录下了口供，法院那边也未必会采信。而且从现实角度出发，估计他们是不会说的吧。”

吉敷点了点头，对方所说不无道理。不能为了这种不确定的事随意花销路费，这正是社会精英人士的观点。这种事还会关系到他们的生活。

吉敷的看法却有所不同。他曾多次从貌似无意义的询问中找寻到重要提示。所谓金沙，全都埋藏在一眼看去只有沙子的沙堆中。

要是从一开始就认定这次来见据井只会是白跑一趟而就此放弃的话，自己也就无从得知藤仓兄弟的事了。

“那就由我去和他们见面好了。如果他们说了什么与之前不同的情况，我会及时转告你的。”

明知这是给自己找事，吉敷还是如此说道。

“如果你愿意帮我这个忙的话……”

据井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

“但不可能即刻动身，毕竟我也还有自己的工作要做。”

“嗯，这我理解。”

“另外还有几个问题想请教您。”时机已成熟，吉敷趁热打铁，说明来意。如此一来，据井也就无路可退了。“被害者身上的伤口多不多？大致都在哪些部位？”

据井有些犹豫，但还是立刻答道：“伤口很多，都很严重。脸上、胸口、背上，到处都是。”

“三个人都是吗？”

“小孩的尸体相对好些，只有胸口和腹部有两处伤。她的父母都比较严重，简直惨不忍睹。小孩父亲的人头不见了，母亲的脸颊上被狠狠划了一刀，深可见骨。”

“是刺伤，还是划伤……”

“都有，而且都很重，凶手段残暴。估计就在面对孩子时，多少有了那么一点慈悲之心。”

“是因为害怕吧。因为小孩不知道自己会被杀掉，没有表现出恐惧心理。颈部受伤了吗？”

“受伤了。”

“是夫妇中的哪一位？”

“应该是两位都有吧。”

“那父亲是在头部被切下之前受的伤吗？”

“我想应该是吧。”

“有尸检鉴定书吗？”

“有。”

“能让我看一下吗？”

“嗯，这倒无妨。请稍候片刻。”

正如预料中的那样，据井并未表现出迷惑，直接站起身来朝屏风后面走去。吉敷保持着先前的姿势，一动不动地等着。

不一会儿，据井抱着一满怀文件走了回来，往桌上一放，拿起最上边的一摞。那是一份用办公黑线装订而成的宗卷，里面是对折放齐的一沓印刷用纸。据井打开第一页，又翻了翻说道：“这是河合岁女士的尸体鉴定书。”

据井将文件翻到其中一页，转了个方向，递到吉敷眼前。纸上画有人的头像，分别从正面、背面和侧面详细标明了伤口的位置，还附有文字注解。不过看起来是个剃了光头的男人脸，可能因为当时只有这种用纸吧。

“颈部侧面有处伤痕，而且看上去很长，得有七厘米吧。几乎一直从下巴延伸到后颈。有她丈夫的档案吗？”

不必吉敷出言催促，据井已经开始手忙脚乱地寻找资料了。吉敷又翻到第二页，这是一张标注着全身伤痕的图示，身体上画有多处伤痕，的确都伤得很重。胸口、腹部、肩膀和大腿……大致数来就有六处之多。

再翻回到脸部的那一页，不光颈部，脸颊上也有处很大的划伤。这样看来，估计牙齿确实会露在外面。额头和耳朵上也有伤痕。

看到这样的尸检结果，正常人都会因为凶手的残暴而惊异。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其实凶手非常胆怯，正因为恐惧，才会连刺这么多刀。明治时代，警方曾专门鉴定过被剑术大师刺死的尸体。尸身上只有一处伤痕。只用一刀，就让对方致命。

“这是河合民夫的。”

据井递来另一本资料，吉敷一看，图上颈部以上的部分用斜线划掉了，是因为尸体头部丢失的缘故。断面用一条实线表示，实线下方右侧，有两处三厘米左右的伤痕。

不出所料，颈动脉被切断了。如此明显的突破口就在眼前，检察官出身的律师却没有抓住，这实在令人费解。是因为他恰巧缺乏处理颈部损伤案件的经验吗？但不管怎么说，对吉敷而言，此次造访的目的达成了。正是为了确认这一点，吉敷才不远千里跑到盛冈来的。

“夫妻俩的颈动脉都被割断了。”吉敷说道，“如此一来，凶手身上应该会溅到大量鲜血才对。面部、身上、手上，一次性溅上大量鲜血。凶手杀害了两个人，而且都是切断颈部，现场还发生过追逐打斗，很难想象凶手能两次巧妙地避开回溅的鲜血。当时凶手身上穿的衣服，事后应该没法再穿出门了。”

抬头一看，只见据井正缓缓点着头。

2

“这一点也曾在终审法庭上提过，但终审法庭已不再确定案件事实了。应该更早一些提出来，事到如今才说，有些为时已晚。”

吉敷也点了点头。在对这一点感到不解的同时，也觉得搜查官

的判断太不专业。如果是故意这么做，那这种行为完全可以说是欲盖弥彰。

“颈动脉被切断，伤口必定会喷出大量鲜血，这一点可以说是常识。估计找遍整个日本，也不会有哪个搜查官会不知道这一点，新手外行的话倒还说得过去。”

吉敷说完才想起，昭和三十三年，峰胁也才刚刚二十出头，就是个不折不扣的新手。因为缺乏实战经验，虽然证据如此明显，却还是把恩田当成了凶手。如果当真如此，就只能说恩田倒霉了。只有逼供的手段高超，对证据的分析能力却与外行无异，恩田竟摊上了这么一个搜查官。

“颈动脉被割断，真的会流那么多血吗？”

“那种状况就像被人用软水管往身上喷热水一样。之前我遇到过许多有过亲身经历的嫌疑人。”

“哦……”

“量非常多。据说江户时代，囚犯在接受斩首刑罚时，喷出的血差不多可以装一升的瓶子一瓶半。颈动脉被割断时的出血量大体与此相当，还会像喷泉一样四溅。所以，如果凶手当时没有刻意避开的话，全身上下，包括面部都应该会被鲜血溅到。现场不也到处是血吗？”

“确实如此。”

“就是这样的。另外凶手必定曾在现场附近的某处洗过脸和手，那副模样根本没法见人。”

“嗯，检察官说，这些事凶手都是在北上川完成的。”

“恩田事件不是在下午四点到五点之间发生的吗？如果做完这些事后立即下山，到山脚时应该还没过黄昏吧。那个样子根本无法见

人。现场附近有没有小河、池塘，或者水井之类的？”

“这我就知道了，不记得有哪份资料提到过这一点。”

“河合家里和伐木场里应该有洗手间和水井吧，那些地方的情况如何？”

“似乎没有清洗过血迹的痕迹。”

“也就是说，当时检察官的解释是，恩田幸吉在接连杀死一家三口之后，用柴刀砍下河合民夫的头，接着手持人头，带着凶器柴刀和菜刀等物，满脸满身鲜血地走下山去。在北上川河畔清洗过面部、双手和凶器后，将人头丢弃到河边，带着凶器回了家？”

“大致是这样的。刚听来似乎确实不大可能，但当时正值十二月，尽管当天没有下雪，积雪仍很深。当地地处乡下，一到冬天外出的人就更少。更何况事情发生在昭和三十三年，不会像在东京似的到处都是人。

“最大的问题还在于尸体的头。或许你觉得放在北上川河畔会引起他人的注意，但那是夏天时的情况。就当时的季节而言，倒也未必。加上当晚就下过雪，尸体的头部很可能被积雪掩埋，也有被野兽叼走的可能。”

野兽把人头叼走？莫非盛冈的山里还有狮子？人类的头颅，其重量堪比保龄球。据井的话听起来像是完全站在检察官那一边的。

吉敷只得从律师的角度反驳道：“就算事情发生在昭和三十三年的冬天，从当时的情形来看，如果凶手行凶之后马上下山到河边去，到达河岸最早很可能是下午五点左右。这种时候街上应该还有微微的亮光，凶手就这样沿着北上川河边走吗？会遇到人的吧！当时控方说凶手是在哪里清洗血迹的？”

“他们说凶手是在距离案发现场最近的河边清洗柴刀上的血

迹的。”

“柴刀上的血迹啊……虽然控方一直把这个挂在嘴边，但在我个人看来，柴刀和菜刀上的血根本就不是什么大问题。关键在于凶手面部、衣服和手上的血。这些血迹才会引起他人的注意，对凶手而言这才是最可怕的。当然，用雪擦一擦的话，确实能擦掉一些，但这种程度根本不够。而且血干掉之后，会使衣服变得硬邦邦的。不管怎么样，这些血迹必须赶快用水洗掉才行。

“人血一般会在八分钟内干掉，比水还快。全部干掉以后，身上的衣服就会硬得像胶合板，会妨碍行动。就算之后拿去洗，也很难洗掉。这是首当其冲的问题，凶手最先想到的，应该是去洗干净自己身上的血，而不是柴刀上的。

“但峰胁他们却根本没把这个当回事，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认定凶手是恩田。他们将恩田外套上沾的血迹看做是行凶时反溅回来的血，觉得需要清洗的只是柴刀和菜刀。恐怕这也成了法庭上他们的说辞。然而事实上，这种性质的行凶，血量绝非仅止于这种程度。割断颈部连杀三人，其现场景象与从未经历过的人所想象的完全不同。”

“那么，恩田外套上的血，并不是在行凶时沾上的？”

据井仿佛如梦初醒。

“血那么少，当然不是了。”

据井闻言不断地点头。

“能有你这位现场搜查老手的这句话，我也就放心了。”

吉敷不禁在心里感叹，之前你一直主张恩田是冤枉的，其实心里根本就不确定吗？

“当时姬安警署的那些警察，难道就不明白这一点吗？”

听到据井的问题，吉敷稍稍犹豫了一下。

“除了峰胁之外，其他人应该很清楚这一点。”

据井沉默不语，脸上的表情极为复杂。那表情仿佛在说，既然如此，他们又为何绝口不提呢？警察身为法律的使者，又怎会做出这种事来？

吉敷说道：“就我个人来看，行凶之后，凶手首先考虑的应该是洗净面部和双手。凶手将河合的人头和凶器带走，洗净血迹后扔在附近的可能性很大。如果凶手身上穿着长外套之类的上衣，而水边又人迹罕至的话，为了保暖，或许会继续穿一夜。但到了第二天早晨，必定会将衣服扔掉。衣服上沾了那么多血，根本不可能再穿下去。”

“的确如此。”

“就算凶手脱下河合的衣服穿在身上，也必须在回到有人的地方前，把沾有血迹的衣服扔掉。虽然最好能找到那件衣服，但事到如今，估计也不太可能了。案发之后，警方也曾在姬安岳里展开过彻底搜查。”

“是的。不过当时警方认为恩田把河合的人头埋在了土里，所以才在现场附近展开搜查的。”

“搞不好那时查出过什么来呢……”

“可能查出什么？”

“如果在那附近有水源的话，水源附近或许会留有血痕或沾血的衣服之类的东西。你是否知道些情况？”

“记得控方提供的资料上并没有提到过这些。”

“是吗？我知道了。请允许我记录下做这份尸体鉴定的老师的姓名和大学名字。还有，你这里是否留有做精神鉴定的老师的姓名和

所属大学的资料？”

“嗯，有，请稍等片刻。”

据井站起身来，再次走进自己的房间。吉敷掏出笔记本，记录下尸体鉴定者的姓名和大学名字。是位北海道大学的教授。

“在这里。这是份复印件，不嫌弃的话，你拿去好了。”

据井递过来一张纸，上边并排写着三个人的名字，同时还有大学的名字和电话号码。吉敷把纸对折了一下，夹进笔记本，揣回怀里。

“好了，我也差不多该告辞了。”说罢，吉敷站起身来，“真是给你添了不少麻烦。我还想顺道到案发时恩田幸吉杀鸡的河畔边，还有恩田的儿子媳妇经营的那家小吃店去一趟，能麻烦你指个路吗？”

“没问题。那地方要一直往林木町那边走……”据井突然一脸沉思状。

“两个地方都是吗？”

“对，那两个地方离得很近。顺着刚才你来的路往回走，沿北上川右转，一直往上游走。嗯……过了地方法院之后，路就好找了。干脆我和你一起出门吧，我正好要到地方法院去一趟，就陪你走一程吧。过了地方法院之后就没有岔路了。请你稍等一下，我去拿一下包。”

据井抱起厚厚一摞鉴定书，矮小的身影再次匆匆消失在屏风后面。没过多久，就见他夹着个律师常用的黑色皮包回来了。

两人并肩走过接待处的女孩身旁时，那女孩冲据井叫了声“老师”。见他们两人有事要谈，吉敷径自走到电梯前。

“让您久等了。”

过了一会儿，据井匆匆忙忙追了上来。两人并肩走进破旧的电

梯。只是两人同乘，电梯里就已显得拥挤狭窄。

“每天都这么忙吗？”

吉敷打算和律师闲聊两句，于是问了个没什么意义的问题。

“差不多吧，确实挺忙的，整天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来。”

“总是同时处理好几件工作吗？”

“你是指案件？”

“对。”

“刑事的、民事的，林林总总，现在手头大概有三十件左右吧。”

“三十件？！”

听到吉敷如此吃惊，据井自己反而被吓了一跳。

“这没什么，多的时候，可能要同时处理五十件案子。”

“那，其中有多少刑事案件呢？”

“刑事案件倒是不多，眼下手上就只有几起而已。在小地方工作，大多是小案子。我今年已经四十七了，恩田这件案子是从终审时接手的，后来又参与重审申请。出席最高法院的小法庭时被告却没有被传唤出庭，当时还真吓了我一跳。这样的刑事案件，我还是头一次遇上。”

据井的语气听起来极为坦诚。很明显，他已经对吉敷敞开了心扉。听说他今年四十七了，吉敷吃了一惊。据井的样子看起来根本不像四十七岁的人。

走出据井的事务所，没过多久就到了盛冈地方法院。稍走几步便能看到盛冈旧城址的石壁，在石壁边左拐，走一会儿就是地方法院。城址公园对面是盛冈东警署，旁边则是县警局。通子家在城的右侧，而照据井的说法，恩田幸吉的店似乎是在城的左边。

“你这事务所还真是选对地方了呢。”吉敷打算客套两句。